東溟文集

東溟文後集卷之七

桐城姚　瑩石甫著

復梅伯言書 辛丑閏三月

臺地民情浮動好亂嘗烟敝　後芟夷而安定之撫循而休息之二年以來甫見靖謐詎逆夷多故海內外口事戒嚴上年夷船再犯臺灣幸爲數少而我以有備之兵勇擊之比即退去嗣更加意設防全臺南北一千四百餘里要口十七親往相度形勢部署稍定蓋臺灣不同內地他處但防夷耳臺則兼防內亂也大要在不動聲色靜以鎮之各路陸營弁兵仍舊彈壓地方不輕調動以防內變守口之事惟責成水師而助以鄉勇駐防其各屬村莊則如前收養游民之法使民莊頭人選壯丁自爲團練造送名冊

以備歸時調用無事時各安其業俛使游手有歸而官無口糧之費其給口糧者獨長駐守口之二千六百八十人而團練待調者則一萬三千矣由此推行可得精銳數萬益守口者日久則罷不可用故臨敵之師必儲蓄之養其銳氣乃可戰也外既有備內亦無擾頃覆制府書有云以結人心安反側爲本計籌經費籍守備和文武策羣力爲亟圖區區之愚所以治臺守臺之術不外乎此惜同事武人不知方略性復矜猜不洽輿情爲可慮耳惟有委曲善全期無僨事然亦極費經營矣至於夷人大局一誤再誤人所共知瑩則以爲畏葸者固非而輕敵者亦未爲是忠於謀　國者總當無立功好名之心審量事勢機宜善撫綏始豈一言所能概耶瑩職在守土惟知守土而已不

故他及也

再覆顏制軍書 辛丑五月

本年三月三日具書一通又議覆朱御史條陳臺灣開墾事未識曾否已呈鈞覽十七日奉到二月十六月手函知歲前所發恭逆密節及請舉楊雙梧鄭六亭二人名宦之什次第已達仰蒙許可示以現駐廈門指揮一切竊計此時靖逆將軍將到粵東林鄧二公可藉紓忠略江浙有裕魯山制軍力持正見憲臺通籌全局砥柱二省之中萬里海疆長城已固必能上邀天佑迅奏膚功也臺灣籌備事宜前歲詳陳圖說諒蒙察核惟所築礮墩係以竹簍蔴袋貯沙土爲之尚非久計達鎮近於雞籠之二沙灣改建石礮臺兩邊加砌石牆已興工將竣瑩擬遍臺各口擇其要

者如郡城之大港口四草嘉義之蟳仔寮即樹苓湖口彰化之番仔挖五汊港淡水之中港竹塹皆於原設礮墩內添砌石壁各三十丈爲經久之策雞籠險遠二沙灣一壁形勢尚孤擬更於三沙灣現駐屯丁處增壘石壁以相應援庶乎得力又省鑄八千斤大礮當置安平大港而舊築礮臺薄小不能勝任前與達鎭熊守𠛬議必需別砌礮臺承之高以六尺爲度垛高三尺長八丈寬五丈巾邊皆實亦已興工惟此事及全臺石壁工需數萬未敢遽請帑金現且勸捐未審能否集事儻不足再請動項可冀稍輕也王提軍忠藎老謀人極可敬昨來書以鄉勇爲合恐無紀律議欲分交各營隨同操演所論誠當但今雇募在口長駐防者二千六百餘人又各莊自團練者又一萬三千爲

數實衆若皆配營操演歲當費銀十餘萬何能辦此況臺營各兵與民人素不相洽若隨營操演難免細故口角動即械鬥其禍甚烈況臺人勇悍好亂所以倘易撲滅者正爲其烏合也若入營操演教以紀律則營中所長彼且有之更習知營中虛實異日不可復制矣盖海濱獷悍之民易動難靜一時得其力固易事後弭其患甚難不可不深長思也昨覆書稍言其利害而提軍意未了然反覆思之惟有兵民分操必不可以合練亦第可就現募守口者令文武員弁就地教習其各莊團練之衆仍令人自爲之庶乎其可夫戰士得力惟在統率者平時能得其心臨事能鼓其氣果見强敵而不走守隊伍而不亂更能執戈矛以殺賊此即百勝之師矣何必盡如營中之所習哉此議達

鎮熊守皆以爲然瑩胸無適莫見善必從而不能不權其可否提軍與瑩素好無閒諒不疑其有他耳因念臺地情形言者或見其一端或得其形似未必悉能深知遠慮以憲臺屢注之切自必欲得其真而事緒多端非一言可盡謹就年來因事數陳諸稿摘錄一冊恭呈披覽識慮淺薄尚望誨所未逮瑩二十年前於顛蹶之中荷先尚書未識一面即加揚舉雖時乖福薄不能仰副大賢之期然知遇之感沒齒不忘風義所垂千秋爲烈憶己丑歲感懷雜詠歷敘生平有句云海外功名泡影如羣公網豈漏游魚然明未必都相識猶有平原待薦書蓋紀見知事也每念及慷慨不已茲蒙明諭薦牘猶存益覺泫然矣瑩不及事先尚書今幸備員下吏敢不竭其駑駘以圖報稱乎憲東藩

世藏之無忘懿美

覆曾方伯商運臺米書 辛丑九月

八月二十四日奉七月十八日函示廈門失守臺地需餉必殷商之中丞擬撥銀十萬解臺並搭解五萬買臺米接濟內地民食洋面阻梗省中乏員差委議由臺先代買米雇船陸續運省仍派兵船護送到福州即以餉銀米價帶回且囑以曹丞署鹿港辦此同日奉中丞檄同前事惟曹丞已赴淡水新任正值夷船在雞籠我兵得有勝仗吃緊之時未便更易正在飭行鹿港魏署丞籌辦間九月初三日又接八月初三日來函以漳州缺食囑令鳳山縣辦米運赴銅山謹已聆悉竊思臺地自七月二十日傳聞廈門失守全臺震動訛言一日數起四處姦民皆有竊發之勢

極力鎮撫籌撥兵勇赴各口添防旬日後人心始定而經費支絀府局僅存三月之需業將籌辦情形於七月二十六日會稟兩院移咨冰案請籌撥餉銀三十萬分起解臺接濟亦以差委乏人商請尊處遣明幹佐雜二三員同丁憂之平和令陳友起過臺差遣由鹿港雇船專遞未知何日可達臺端茲知先蒙籌及臺事議撥餉銀仰見卓如先生同中丞遠慮公誠不忘海外蒼生感佩何極中外一體臺餉之缺省中籌之福漳二郡缺食臺地豈容坐視惟未接尊函之先鹿港廳接蚶江移準制府飭行招商買米赴臺一概免配官穀月來鹿港五條港進口商船已數十號每船買米一二千石不等計已不下數萬此後源源而來似無事官爲籌辦詢諸郊商言臺地現在米價與泉郡不

甚懸殊惟臺所較大又有載貨來臺兌配官穀之利故來者不催而至若臺地本無造船之商亦無運米之商所云郊商者不出郊邑收貯各路糖米以待內地商船兌運而已此坐賈非行商也故無肯以重貲至內者如內商不至則臺商坐困官亦無從著力也臺灣所屬澎湖一廳本窮島不產五穀其民皆仰食臺郡臺灣一縣附郭穀少賦重亦仰食於南北兩路此一廳一縣無可爲者蘭淡二廳自給之外稍有餘穀蘭之烏石港淡之八里坌皆出米交福州商船運省然每年二廳出米亦不過十餘萬其米多可糶者惟鳳山嘉義彰化三縣而已鳳山無大口其東港打鼓港僅容數百石之澎船內地商船從無到者米皆載至郡中候廈門商船夏至國賽港冬至四草湖以爲出糶今

廈門阻兵商船不至臺郡者三月餘矣臺防同知苦無配穀之船鳳山縣又從得船運米至漳此南路不能辦米之情形也嘉彰二邑產米雖多然二邑人民亦最繁庶食之者衆又外販紛來故蓋藏絶少兩澤愆期則米價騰貴姦民即乘隙而起所以稱嚴疆也不知者則以爲樂土矣道光三年弟在臺中爲方守傳穟上言臺穀宜留有餘以防民變趙文恪公深然之乃定例商船販臺米有數大船不得逾六百石小船不得逾三百石每月由口員呈報遵循至今而孫文靖初不解此因京師乏米遂致書英相國言招商可採米數十萬以運天津相國以　聞令文靖渡海辦此及大集商船至臺傳見紳商親自獎勸僅辦十餘萬而民間大譁米價騰涌匪徒已四出搶掠其不爲亂

者幾希此道光三年事也以文靖之才當時猶有誤者習於所聞未求其實故也且海上風濤無定即商造一船亦合眾力爲之復鳩眾貲以載一船之米蓋自嘉慶末年至今未有獨出巳貲付諸洪波一擲者若官出數萬金買米一經失水賠費維艱或令鹿港勸諭泉商配分數船運省則可然此非臺地所能擅行也本年春夏閒臺郡雨澤偶愆幸所禱有應早收猶七分以上乃自八月初十至十二日颱風大作晚禾略有損傷臺邑復缺雨二十五六七八等日鄉民日數百人喪服鉦鼓入城號呼郡中文武設壇祈禱今尚未得甘霖夷警方殷豈有南此每一念之悚惕終夜所幸鳳嘉鄰邑可以中收或不大害惟既在商運以濟泉州大軍不能更謀及福漳二郡奈何展轉思之近惟

永凝深滬閒有遭風漁船至臺郡者其回棹向配澎湖或內地兵穀數十石現囑仝丞勸諭其船給照販米至銅山兌配官穀復飭淡水曹丞勸諭福州來船多載米石回省第恐終無濟事所冀上游之米大至福州潮州之米大至詔安漳浦斯爲善耳惟深諒之也臺餉一事實海外安危所繫本以危邦又値逆夷擾境文武員弁防守之人無能赴省請領惟懇閣下仍爲籌撥由省委解或即用分臺差委之員護以武弁即可出五虎門徑至八里坌矣聞省中硝磺存貯無多臺地自當另籌不敢以請謹如尊教

復泉州守書 辛丑十月

承惠書臺灣破獲夷囚大府意令解至內地以廈門鼓浪嶼尚未收復欲示德于夷帥亦一策也竊思此事若出自

英夷則可藉以百餘囚人易回鼓浪嶼無損兵威復可布
德計誠無善于此者今夷初無此意方且大肆鴟張既據
廈門旋奪定海又寇乍浦所至殘破其勢甚銳而志益驕
藐視中國甚矣彼方以廈門為襲中物據之以通浙粵之
咽喉安肯以百餘被獲不甚愛惜之人遽棄其勝算哉為
此謀者徒出我之私計希冀為之設詞挾其彼詐之威陽
許還我廈門及囚人既得仍逗遛不去或巧易他詞復奪
廈門又將何以處之且夷囚亦安能解至內地乎臺灣內
渡三口廈門已失不必言矣聞泉州之蚶江福州之五虎
門皆有夷舟停泊臺灣起解夷囚人至百餘事難祕密必
有姦民往告夷囚及口徒為所劫耳何能至泉州福州待
我之求耶鄙見以為此計殊不可行幸轉陳於大府事勢

如此非敢方命也

覆怡制軍言夷事壬寅五月二十三日

逆夷犯順於今三載惡貫滿盈神人共憤職道未嫻軍旅勉力從戎幸而夷舟數次犯臺或破或走臺守常堅聖訓懋猷指示機宜未致貽悞乃荷　天恩疊被迴異恆常媿恧之餘益增惶悚所有辦理情形具詳公牘諒邀垂鑒昨又奉　旨復訊夷供已連日督同府廳再加研訊具得其情謹會達鎮軍據實復奏並繪圖具說進呈竊意夷雖强亦烏合各島黑夷而來與我爭利者紅白夷也其人少每船僅數十人餘皆黑夷愚蠢無知惟仰食於紅白夷工貲口糧所需甚鉅今閉市久夷之錢糧無出其所喪失亦復不少夷以貨財為命兩年以來貨皆賤價私

售折耗貲本不可勝紀情勢亦必中絀則求通市之心自必益亟特狡詐性成乃更揚爲大言云復以大兵前來水陸並進脅令閩人在番地貿易者爲之致書廈門郊行以紿我復擇富僥之區沿途騷擾以脅我凡此無非急求所欲耳且聞夷人孟加剌地方屢爲東印度國所敗虜其將士婦女千餘夷必回兵往救若我更堅持三月夷將內潰惟諸將屢經挫衄之後怵於夷之詭詐未知能及此否臺灣前獲夷犯已遵 旨分別監禁正法泉州府沈守爾欽來書深以逆夷性好報復爲言嘗熟思之夷性畏強欺弱我擒其人久而不殺彼以我爲懼彼是明示之弱也況守又以舟山廈門失守爲夷人報復之證試思夷初至舟山非有所仇也近至上海又豈有仇乎逆夷垂涎臺灣已

久即不殺夷因彼亦可以破舟喪貲索償於我前所斬溺之夷無不可爲報復之詞也不殺徒自示弱殺之猶可壯我士卒之氣惟當安撫人心益修守備嚴捕姦民盡心力而無懈耳兩軍對壘勢必交鋒非我殺賊即賊殺我乃先存畏彼報復之見何以鼓勵士卒乎愚昧之見伏乞訓示

覆福州史太守書 壬寅七月初八日

弟五載臺洋內撫不靖之姦民外禦頻來之夷寇力小任重日夕惴惴寢饋不遑情事想邀澄鑒昨與達鎮軍遵

旨將年來所獲夷囚除頭目兩名外悉斬之臺人素怵於泉廈郊商之言頗懷畏懼及見夷屢次被創膽氣稍壯至目睹夷人訊供臨斬時觳觫情形轉甚於臺地強悍之逆犯士卒膽氣益張而畏事者猶津津以報復爲疑殊不

知夷性畏强欺弱彼見我久拴其人不殺以爲畏彼是更示之弱也即使大隊復來仍是平日埀涎之素志耳論者每謂甯波之失由裕督師之剝皮逞忿厦門之失由陳守備之箭射夷酋恐非衷論也當日舟山初失孰爲敵之近時上海之警又孰仇之彼苟有所欲則竟至耳至則不善惟有交鋒豈能懼其報復臺灣先後兩破其舟死及囚者不下千人喪失貲財甚鉅彼欲甘心於我久矣豈待戮其人乎不然厦至臺胡爲者泉厦之人聞臺灣大戮夷囚議必紛紛僞大憲言及尚望代達鄙意以釋群疑幸甚昨訊夷供略得其情已同鎮軍據實入奏今錄圖說呈覽魑魅技倆莫逃明鑑矣

再復怡制軍言夷事書　壬寅八月初八日

五月二十三日繕稟具陳近日夷情及分別斬洪晉禁夷會之意未審已邀鈞鑒否七月十八日奉到五月十二日賜函蒙以職道倖晉頭銜遲承獎勵撫躬循省實切悚惶職道才識庸愚猥當海外重任實切冰兢夷務數次微勞撫非仰稟 憲謨恪遵 聖訓幸乃無悞事機何敢謂辦有成效卽蠡測管窺是否不謬尚有待於 聖主及 憲臺明示未敢自信稍懈嚴防竊聞逆夷北上復分擾江南以久不習兵戎之地忽見夾板豕突而來復有在地姦民爲其區畫鎮江之失江甯之困無怪其然聞當事諸公有暫事羈縻請 聖明速決大計之奏雖云急迫萬分何遂至是又聞廣東有言英夷國已空虛羣夷不服所爲頗多猜怨似有內潰之形乃轉掠商艘以助其勢外益夸張

內實急迫來利堅亦謂　天朝不可噬其術中此言似
又與職道前月所陳不無吻合若我但嚴守口岸不與海
上爭鋒內查奸民誅之不事姑息再持數月夷將自潰不
敢
　朝內諸公如何贊襄綸綍翹首天南欵如欵首矣
頻歲以來各省軍需甚鉅大農籌計維艱臺灣亦已
費四十萬昨因支用將竭不得已由臺徑請仰蒙　聖
明俞准賞給五十萬此誠海外蒼生之慶聞廣東已撥解
二十萬到省今熊守委員由八里坌內渡請領職道亦備
具公牘伏乞憲臺飭福藩司迅爲撥給派文武幹員由五
虎門東渡若能於二十萬之外更有撥到之款卽多予解
臺免海上屢次往返則更善矣
　上劉中丞言事書　壬寅八月初八日

六月二十七日解餉官郎用縣鄧令交到四月初七日覆
示以制政用人大體及海外公事不予掣肘以學稍識事
宜許爲正直通達與能守咸受知信際時事多艱且據孤
危之地得奉明諭使憂深墜溺之心頓若有所恃賴前於
謝
恩奏中曾據實上陳想亦大慰
聖懷誠海外之幸非獨一人私感已也方今經費支絀屢奉檄諭亟宜
廣爲勸捐無如臺地昔時富人今多中落黃化鯉以訟死
其弟欠府中鹽課至於押追久之縣中正供亦多帶欠吳
尙新避地遠宦京師吳春祿欠府中公項追繳而完少嘉
義王王峯許捐廈門石壁五千並未完繳而沒淡水二林
惟林祥雲尙肯急公前年捐淡水儒學公項萬圓上年職
道飭捐及令其姪林占梅捐銀一萬已爲入 奏林平侯

年耄而慳勸捐文諭全置不理反謂覬覦其財怵忽擬噶
瑪蘭廳通詳該職員有業在蘭應捐番銀一萬作一年分
期完繳查林平侯產業皆在淡水蘭產不及十分之一何
以忽舍本籍而赴蘭捐輸徐倖遽爲通詳其中恐有別情
現委鄧令往查儻無別故亦當於淡廳有所報捐若有弊
端似未便乞
恩議敘也春間大安破獲夷舟兵民所
得水中銀物無多其酋顛林供係噗嘶嗜以番銀九萬紋
銀六千來臺購姦民爲內應並無百萬及五十萬之事泉
廈所傳殊非確實且上年曾與甄甫二前憲先後須發印
示皆謂兵民破獲夷舟財貨盡以充賞職道與鎮軍亦出
示禁官人不許騷擾民閒乃嗇藩司來書欲以半充軍實
似可毋庸議儻
恩准閩省報捐人員在本省上兌或當

有來者耳近聞粤中有言逆夷北上天津復分舟沿擾江南其實國已空虛蓋夷多怨內情急迫外更揚爲大言恐許以求和議速成米利堅亦言

天朝不可墮其詭計似與職道前此人告之言有合未審

內廷諸公如何贊襄大計也此間於八月初三日有三桅夷舟在洋面遊奕自南而北懼我攻擊船插白旗則其情亦可見矣惟海上草鳥匪船既多岸上土匪復衆每自稱通夷造謠伺亂雖已大加懲創先後捕誅百數十人地方差靖而時屆秋中亂民必先措置安撫事宜更宜加密郎使外患稍紓而內患不可不慮古人云功敗於垂成臺地無日不如臨大敵或可免乎

與曾力伯書　壬寅八月初八月

卓如先生閣下本年夏首奉去冬十二月示函併發件經
即肅牋布復未知已登籤記否七月初載奉四月初惠書
以弟倖沐
聖恩吉詞褒飾慚悚悉良深弟本菲材未諳軍旅屢賴天庥
犂力濫荷　殊施方以地處孤危內安外攘能否始終
克全莫能自信每一念及寢饋難安雖賦性愚直而欲聞
已過之私實不敢自外於君子倘祈大教時頒俾得稍免
愆尤不勝禱幸大安之役承示以中丞所關此亦不得已
之苦心也惟前據夷酋所供僅噗嚼喳給番銀九萬及紋
銀六千兩來臺購買姦民實無五十萬之事姚縣丞私信
所云尤爲不確且上年經鬮與制府甄甫中丞兩次須發
印示凡獲夷舟銀貨悉與出力兵民充賞弟又與達鎭軍

會示如兵民奮勇破夷所得銀貨不許官人索擾是以民間利其所有樂破夷舟實不能有裨於軍需也經費告匱臺地與省中同一情形極知籌處無可策應不得已由臺徑請達蒙　聖明准給五十萬頃聞粵省已委員解到二十萬此誠海外嚴疆之慶也今臺府委謝從九赴省請領儻他處更有續到似可一併解臺但未知省中所議續請會否　俞允若省中現亦拮据則先撥解二十萬或二十五萬來臺餘俟來年大餉時再撥亦可惟尊裁之近聞廣東有信言逆夷巢穴空虛又眾夷不服所爲人多怨散其形甚迫乃以多舟北上急欲求和復要劫商船作爲兵船以張其勢擾我鎮江此種情形弟於四月復訊夷供時即已覺之據實入告決意斬其夷眾未審卓如先生以

爲何如然夷之情勢雖已見絀而海上盜船與在地土匪則實繁有徒夷自江南事平南下保無路出臺洋恐草鳥匪船借勢滋擾不可不防其變是以臺地內外設防仍不敢不密幸高明有以教之

與方植之書壬寅九月

七月十四日獲書詳言竹虛到臺得手書及大刻種種不意其書在洋被刦八月廿四日又讀來函及大刻具知文體大適爲慰足下書皆衞道見眞語確多前儒所未發高顧群公固不及之即陽明亦未必不以爲畏豈待後世有子雲耶然所論辯皆在學者用功著力處苦心苦口開悟來茲若道之本原則有不可言不容言者斯理渾然無有畔岸人各窺尋就見爲說皆非道體生平最喜阿含經眾

盲言象一段與吾儒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同意儒先諸說往往小言破道但取能救學者之失有功世道人心可矣忠敝而救之以質質敝而救之以文文勝則反之於質如五行之相剋而相生其用無窮而於天之所以爲天道之所以爲道則皆非也害道之事多矣聖人隨事立法以救世耳邪固害道正而非當害與邪同吾觀前賢之書雖有淺深純雜不同但就我所敝而救其失則皆神農之本草也蔘苓朮草各適其用是爲得之必使天下人蓄蔘苓朮草其他一切屏棄必有待桂附烏頭不得而死者矣特蔘苓朮草之性質功用爲良使天下人知其良而近之桂附烏頭之性質功用爲劣使天下人知其劣而遠之可也過爲去取則非道矣吾所言乃就大體而言

之也與足下之言相輔若以爲有異同則豈足知道乎天下事類此甚衆恨無深心明識者與之商榷也因足下言道偶一及之昨訊夷供頗得其形勢虛實稍具圖說上呈且具言夷外益夸大實已內空諸島夷將叛散不能久持急求通市罷兵吾但稍遷延以持之雖不能不准所請其中尚可權衡乃此奏以五月二十八日五百里發遞竟在洋被封恐當事諸公不知底蘊復受其欺也豈非天耶其圖說已爲臺人付梓堂府更取南懷仁陳倫炯二圖合刻而討論之姑先以二圖刻於顧林圖之首今以寄覽事已無及然後來之患方長有心人或猶願觀之也

奉逮入都別劉中丞書 癸卯四月

堂與達鎮軍以擒斬夷俘爲夷酋譎愬大帥相繼糾彈復

有摭拾浮言爲夷之助者致　上震怒逮問入都旣負
、、聖明特貴之恩更辜憲臺知薦之德惶悚不可言也
呂游擊示知憲檄護解以道府原案及所獲夷件均送大
部卽當赴省候文就道不得面辭歉仄愈不能已在泉州
時承明諭原奏未嘗非惟斬夷太急再逾兩月則撫議成
而事可免又謂鎭道此行非辱甚矣大君子持論之允也
顧一得之愚尚有未白于左右者茲當遠違敢卒盡其區
區惟鑒詧焉今局外浮言不察情事言臺灣鎭道冒功上
干　天聽夫冒功者必掩人之善以爲已美未有稱舉
衆善而謂之冒功者也雞籠其地距郡程十日大安稍近
程亦五日皆在臺灣北境兩次擒夷鎭道均非身在行閒
惟據文武士民稟報之詞耳自古軍中驗功皆憑俘馘旗

檄鎧仗有則行賞故人人用命非如獄吏以擿姦發伏爲能是以周師耀武史有漂杵之文項羽自刭漢有五侯之賞所謂兵貴虛聲寔則得衆也雖籠之夷雖以衡礁大安之夷雖云猖獗然臺灣擐甲之士不懈于登陴好義之民敢奮于殺敵乘危取亂未失機宜夷船前後五犯臺洋草鳥匪船勾結于外逆匪巨盜乘機數亂于內卒得保守嚴疆危而獲安未煩內地一兵一矢者皆賴文武士民之力也苟無以鼓舞而驅策之焉能致此哉況當時各路稟報皆稱接仗計誘所獻夷因礮械衣甲圖書既驗屬實復有綠營旗幟軍衣刀仗與浙江巡撫營官印文火藥道里數冊確係騷擾內地之兵船其時夷焰方張蹂躪數省荼毒我人民戕害我大將　朝廷屢有專征之命閫外曾無

告捷之師　宵旰憂勤忠良切齒郡中得破舟擒夷之
報咸額首稱慶謂海若効靈助我文武士民殲此醜類亟
當飛章入告上慰　九重焦憤之懷且以張我三軍搤
夷銳氣在事文武方賞勞之不暇豈爲鎭道不在行間功
不出已遂貶損其辭哉鎭道原奏皆據衆報彙敘未言鎭
道自爲即文武稟報亦未沒士民所獲士民亦未有搤文
武攘其功者怡督憲渡臺逮問鎭道成算早定一時郡兵
不服其勢洶洶鎭軍懼變親自巡循慰諭乃散翼日衆兵
猶人持香一炷赴　欽使行署泣愬而全臺士民遠近
奔赴僉呈爲鎭道申理者甚衆皆未邀夷案議敘之人也
雖怡督憲批不准行然皆已受其辭在案可稽則鎭道非
有冒功之心明矣雞籠夷舟到口三日後乃開礮我兵亦

開礮相持大安夷舟實爲漁人所憫擱淺兵民因以乘之當時陳辭初非臆造詎夷就撫後追恨臺灣捦斬其人遍張僞示以爲中華之辱莫甚于此計逐鎮道以快其私大帥相繼糾參而臺灣冒功之獄成矣在諸公創鉅痛深以爲甫得休息深懼再啟兵戎謀 國之意夫豈有他正月二十五日怡蔗渡臺至郡二十六日傳旨逮問以所訪聞令鎮道具辭瑩與鎮軍熟計夷人強梁反覆今一切已權宜區處膚愬之辭非口舌所能折辯鎮道不去而夷或至必不能聽其所爲夷或別有邀求又煩 聖廑大局誠不可不顧也且愬出夷人若以爲誣夷必不肯服鎮道

天朝大臣不能與夷對質辱 國諸文武卽不以爲功豈可更使獲咎失忠義之心惟有鎮道引咎而已恭

夷未撫以前道在揚威勵士既撫之後道在息事安人鎮道受　恩深重事有乖違無所逃罪理則然也且上年十二月初三日鎮道見夷偽示當即照錄具奏自請撤回查辦其摺在口守風聞怡憲已奉　旨渡臺乃追回會鈔呈怡憲舟次繕摺猶存今以罪去誠乃本懷此所以具辭請罪也至于官民結稱並未接仗計誘者臺灣地本孤危眾恃鎮道壯其膽氣今鎮道獲咎委員復以危詞恫喝誰敢堅執以自取戾而致怨于夷乎此又情事之昭然者矣鎮道入都亦必如前請罪以完夷案惟憲臺有知己之感區區微衷若懷匿而去非所以對大君子夫世俗紛紛皆由功名富貴之念重則君臣道義之念輕耳胸無俗見不恃進退坦然苟利社稷即身家在所不計古有殺身成

仁毀家紓難者彼何人哉怡眘憲不諒志士立身各有其
品節以爲及此尚形强矯頗深責之不能辯也居常言臺
灣鎮道奏事乃　國制也隔海文書往復不能剋期軍
中朝夕百變若事事請命則貽悞多矣雖籠獲夷之奏如
常發驛奏　上硃諭飭後夷事皆四百里奏報若獲勝
仗即五百里大勝則六百里誠念切海外欲速知情事望
捷書也　聖壓若此何敢復爲展轉耶初獲夷囚泉州
沈守耕怡憲令解內地以易厦門學以夷船徧布海中解
不能至徒爲所奪覆之憲意大怫以爲鎮道欲專其功而
豈料遂有後來之事乎瀰堂至臺以來惟雲亭鍾公解筠
鄧公龍泉魏公曾與姚公皆許以便宜不爲遙制盡臺則
史手書謂在此必不掣肘未嘗不嘆大賢用心若合一轍

今乃益知憲臺暨四公者洵古人不可及矣感念其何有極

東溟文後集卷之七 終

桐城姚　瑩石甫著

再與方植之書癸卯四月

年前接讀手書及論夷事文深爲歎息所論何嘗不中無如任事人少畏葸者多必舍身家性命于度外眞能得兵民心審事局之全察時勢之變復有强毅果敢之力乃可言之此非鹵莽輕躁所能濟事也雖有善策無幹濟之人奈之何哉今世所稱賢能矯矯者非書生則獄吏但可以治太平之民耳曉暢兵機才堪將帥目中未見其選也况局勢已成挽回更難爲力耶瑩五載臺灣枕戈籌餉練勇設防心殫力竭甫能保守危疆未至僨敗然舉世獲罪獨臺灣屢邀上賞已犯獨醒之戒鎭道受賞督撫無功又有

以小加大之嫌況以英夷之强黠不能得志于臺灣更為虜愬之辭恫喝諸帥逐鎮道以逞所欲江南閩中彈章相繼大府銜　命渡臺逮問成見蚤定不容剖陳當此之時夷為原告大臣靡然從風斷非口舌能爭之事鎮道身為大員斷無嘵嘵申辨之理自當委曲以全大局至於臺之兵民向所恃者鎮道在也鎮道得罪誰敢上抗大府外結怨于凶夷乎委員迫取結狀多方恐嚇不得不遵于是鎮道冒功之案成矣然臺之人固不謂然也始見鎮道逮問精兵千人攘臂呶呼其勢洶洶達鎮軍懼激變親自循巡婉曲開譬眾兵乃痛哭投戈而罷士民復千百為羣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紛紛僉呈申訴者凡數十起亦足見直道自在人間也覆奏已上　天子聖明令解內審訊尋

繹　諭辭嚴厲中似猶有矜全之意或可邀未減也委員護解啟程當在五月中旬大局已壞鎭道又何足言但願委身法吏從此永靖兵革以安吾民則大幸耳夫君子之心當爲　國家宣力分憂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榮辱也是非之辨何益于事古有毀家紓難殺身成仁者彼獨非丈夫哉區區私衷惟鑒察焉儻追林鄧二公相聚西域亦不寂寞或可乘暇讀書補身心未了之事豈不美哉

又與方植之書癸卯五月

昨又得本年四月書及大著知近於義理之功進詣益粹密李畏吾洵爲過說已寥寥宇宙可與證此事者復幾人哉翁年七十有二生平未嘗處一順境鑑以磨而愈光金

以鍊而益堅是天之所以生翁者原不在窮通得失而非盡歷奇窮拂逆恐用功不能若是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世豈有不盡其心而能遂知其性者乎人性空虛一無所有而無時不有其所發端惟在一心能自觀心自可見性此本一物初非有二然心有明昧動靜之殊性無明昧動靜之別則又微有不同告子以知覺運動為性固非然非知覺運動亦無以見性譬如太極非陰陽不見而不可執陰陽為太極也陰陽有盡太極無盡心有起滅性無起滅然則心者其性之奴乎翁其為我證明之來教甚夥向容細玩瑩現所處人皆以為患難瑩曰非也患者利害得失之謂難者困窮阨塞之事此皆外物無與于己譬如風雨晦明其時則然而非我事今以夷之狡譎脅諸懦帥

上款　朝廷時方議撫不值以此事再啟兵戎　國家一切寬大以容爲人臣子仰體　聖懷以全大局非一身之利害得失亦非一身之困窮阨塞也前在臺灣瘴癘不遑以治軍事若以今日息肩較之則甚暇逸於吾一身初無毫末之損豈以爲害乎人情耽耽不能已者徒以一官耳豈之得失豈在一官耶然此心有不能恝然無恨者則天下之憂此即翁不憂一身而悲憤時事之意云爾頃有和家庚甫叔及馬元伯見寄詩同近作鈔爲一冊寄歸家中翁覽之可以見其情緒也餘不多及五月二十二日延平舟中

與光律原書癸卯五月

隔海道遠軍事倥偬不欲以塵俗之辭上溷清高然彼此

消息里中人往來無時不相通也吾兄志趣高曠意在物外信神僊中人不可及矣弟不自揣妄意濟世利人矰繳網羅皆自離之夫復何尤生平多歷崎嶇惟氣未衰耳頃以海外孤危內撫不靖之亂民外攘憑陵之夷寇調輯文武訓厲士民幸眾志成城亂民數起皆以時討平之夷五犯臺灣不得一利兩擊走一潛遁兩破其舟擒其眾而斬之冀以上振　國威下雪眾恥庶幾不負所志而江浙閩粵四省事勢已壞夷不得志於臺灣乃詭辭膚愬恫喝四省大帥矯令上　聞抵鎮道罪復有甘心為夷作證者　閩帥以臺灣功不已出久有嗛言又恨前索夷囚不予及奉查辦之　命遂迫脅無知取具結狀以實夷言弟與鎮軍惟有引咎而已臺中士民數千赴大帥為鎮

道申理懼犯衆怒陽許入奏竟匿之今已就逮北上對簿
雖日時事乖迕然不惜微軀以全大局紓 國家之難
亦其志也夫何憾焉獨念以 天朝全盛之力紲于數
萬里外之醜夷失人心傷 國體竟至不可收拾是不
能無恨耳聞吾兄去歲助劉世兄葬孟塗夫婦洵可慰亡
友矣弟猶在荊州假二百金原約爲助孟塗之子已全予
之實君賜也植翁老而愈窮其見道愈篤言義理甚粹密
有過元明諸儒者其書可寶也弟每歲以百金資其薪水
今玆不能未審兄能爲謀否吳正翁杖屨無恙耶廸先亡
其家不能無累老翁吾鄉典型猶在此老豈必以文章稱
耶六驪撰桐舊集未竣而歿聞兄與小眉卒其業已成否
其遺集亦我輩事也得兄整理排次付之剞劂豈非大妙

弟不得辨此負亡友矣五月二十二日延平舟中

與潘河帥書 癸卯七月

兩間一積氣也氣有正不能無邪聖人扶正抑邪乾以之淸坤以之甯故配天地爲三才太平之世正氣常伸邪氣常伏君子猶懼邪氣之潛進也時有履霜之憂亂世方多故陰陽相爭邪氣兢進正氣所存幾於不振矣苟無人焉出全力扶持而振起之乾坤不其毀歟正氣者其人公而無私計一國不計一家爲天下不爲一身人能忘其身家以爲國而至天下氣之正孰大乎是此乾坤正氣集所由梓而行之不可緩也是集也其人皆忠孝節義身際艱難不貪富貴殺身成仁見其事咨嗟而涕泗聞其風感奮而與起世之娼嫉姦佞諂諛苟且陰狠詐僞者流對之泚然

內姦可潛消其邪慝之心邪心消則其氣沮正氣自申而綱常名教可扶乾坤定矣人雖至不肖未有肯自承爲小人者也惟富貴名利之念重則媢嫉之念生自彼觀之誠有見於君子正人之可惡者以君子正人所爲不便於己也旣惡之矣則凡有可以短之陷之與不利於君子正人者罔不爲之故君子目小人爲邪小人亦目君子爲邪惟私欲之盛有以陷溺其心也乾坤正氣集成則如立照膽之鏡使自鏡之毋庸與辯而良心油然而生有功於世甚大刻而行之固可幾乎道光十八年瑩過吳門時旣刻史忠正集已屬顧君湘洲刻左忠毅集知其家藏前代忠義諸公遺集甚多屬爲目錄考其卷次上起離騷下逮

國初編爲乾坤正氣集約至臺灣籌資乃畢事顧與所顧

不果殊以爲憾今再過吳左忠毅集已刻成而正氣集未舉湘洲先取諸公遺詩編爲十二卷刻之計文集全書五百數十卷非三千金不辦芸閣先生如能留意成之天下幸甚

與朱伯韓侍御書

伯韓仁兄閣下都門相識於患難之中懷抱略抒益欽風義又得諸君子一時萃聚誠爲吾道不孤自非聖明在上曷克有此欣賞既極彌增感歎吾兄以上哲之資樹特立之操文章氣節一秉堅貞而拳拳於友朋生死患難之際始終不二尤足感人心脾以此益信必不負國也若乃伯言高文康侯力振一時位西研道躬遂志追千載海秋之才拓古今頌南之誠貫金石盧堂之安敏任事

子貞之淵懿植行湘驅英爽鶴田貞純少鶴矯矯而銳才翰肖恢恢而抗志此皆邁古爲期不失其守洵吾黨之傑也今得同時豈非幸耶瑩抵里爲老友方植之馬元伯光律原言之亦未嘗不神往也亨甫之柩與瑩同月到桐城僦僧舍止之遣人先送五十金於其家召其子來今年二月初至桐以所存衣物並五百金面交不勝哀痛其子甚樸誠攜亨甫家存詩文雜稿頗富悉交瑩藏貯攜至蜀中暇爲編校以五十金付伊往清江善遣其妻且致書亨甫之友孔宥涵司馬及譚菊農事竣仍來桐城以其喪歸瑩不能待送卽以三月十一日啟程由大江入蜀約午月望後可至成都手肅候問起居伏惟珍重三月九日姚瑩頓首

與余小顛書 乙巳二月

昨過雅州又得一夕談承教爲商出處之宜感何可言區區之愚特不欲有所負非有所貪也嘗念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夫婦不言報施若君臣朋友則有視所施爲報者矣大義人人所同施者有殊斯報者愈不可不重古人一言知己感之終身或千金報一飯誠以所入者深也居嘗歎士大夫及世太平爭取通顯一旦有事即思爲潔身之計何其薄耶漢二疏辭官歸里所謂知足不辱者也然其言曰今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是其所爲足者不過宦成名立而已不亦陋乎明儒薛方山非之曰二疏位爲師傅責在輔養太子顧以宦成名立爲榮後悔爲懼其自爲謀則得矣如吾君太子何斯言非苛二疏

也君臣大倫不可以欲潔其身而亂之也夫不有身爲貴
卿三已之不慍者乎又不有身爲小官三黜之不去者乎
又不有身遭放逐九死未悔者乎如二疏是則此三子者
豈皆非歟抑此固有兩義當各行其是歟塋自通籍以來
三見黜矣前者爲貧欲得微祿養親亦思有所樹立以大
臣薦遂受知遇臺灣力守所以報也英夷之獄議和諸帥
皆欲甘心鎭道以謝夷人賴　上仁明供辭甫上立出之獄
復予官使避夷入蜀此豈尋常恩遇哉所如不合則命爲
之非　上意也固不得以此遂忘其大夫臣子用心不
必求知于君父要當自盡其道孤行其志儻竟不及報而
復以辭退或衰病也吾心亦可無負矣官有高卑如子有
長幼子不以長幼異性臣豈以高卑易守哉前日而言未

盡故卒陳之云爾伯言爲海秋墓誌銘誠佳然似未盡海秋伊但以文章論耳二人交淺宜不深知瑩道中更作一傳足下以爲何如儻致京師俾知海秋者見之甚善也此閒小駐旬日即出關西行不具

復鷹青一兄書 丙午四月

頃自察木多回成都得前冬月書聞青海黑錯寺進兵首捕奏對達都統事因及瑩在臺灣部署之善具徵數奏之美良深歎服某公於瑩意似厚然感之而不敢謝也憶前出獄時某公親詣吾兄告以弟事深致殷勤此有勸往謁謝者而不敢盡某公尊貴義在 國家不容私謝也瑩時未有受職之嫌猶不敢謁謝況今日平生不爲詭激而常欲以義自持相國潘公尚書祁公皆十數年前舊識

也及有事則不往祁公與有姻故承枉顧答以公在密勿
獲咎之人於義不當干謁祁公深然之舊相國蕭山湯公
嘗屬朱朵山大司馬仁和許公嘗屬吾兄皆欲一相見而
自揆不可冢宰陳公大宗伯祝公總憲魏公倉督楊公皆
以同年同鄉置酒相召然入蜀後未嘗以一書通問豈不
知獲咎於諸公以此爲人所深訝哉禮曰君子愛人以德
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士大夫守身當如處子若妄
有干謁是妄以身事人矣愧無古人高潔之行伏處邱園
而浮沈外吏數見黜辱已自傷矣然思柳下惠三爲士師
陳仲弓爲太邱長皆不恥之猶可以古人自解也若無一
日之故撫官守之責奔走顯貴之門則何爲乎張安世王
子明古之名相也張以引荐之人私謁爲恨王以張師德

三及其門爲惜蓋古大人鉅公爲國進賢不爲私惠不欲人之干謁以示大公其自愛愛人如此瑩雖不敏何敢不愛其身復不以古大臣之義愛諸公乎昔在嘉慶中未仕嘗見知于山陽汪文端公以爲眾鳥啁啾獨見孤鳳生平知己未有如公者也然錢唐一見後卒不復通一書後公大用益以自遠有問者瑩答云公之知我以爲賢也若因此時時自見則烏在其能賢乎要當勉自樹立俾知我者無失言之悔耳豈在尺書通問哉數十年中此心未嘗不如一日也故竊欲報諸公之愛莫如以古大臣敬愛諸公而不嫌其自爲疏遠也若必以通謁爲敬則作吏三十年所事郡守及督撫監司眾矣其間豈必盡賢哉然而屬長之禮未嘗敢闕蓋分有當循而義則有在焉耳部下諸公

儻見怪問幸以此意白之

復光律原書

里中人至奉八月書知竹虛攜函已達起居無恙近抱曾孫著述益閎富而自執謙約以爲文僅如羅鄂州詩僅能如許丁卯筆記步趨沈洪後塵可謂深情雅韻使人意遠者矣閣下晚年諸作未得盡讀就所自信者如此豈易及哉承諭植翁近注佛書以爲橫決不當至此欲瑩嗣與翁書當鞭辟近裏具徵愛翁之深教瑩之切君言是也吾人從事六經猶多未暇何必張皇異教植翁此書不作亦可朱子注參同契猶爲人口實況佛書乎瑩前在里中翁嘗言及亦未索觀其書竊謂釋氏與老莊有同有異其同處在收心返觀淨靜爲體以制羣動其異處則不免索隱行

怪然其觀心之法實能體勘種種偏私傲辟嫉妬忿很諂媚貢高矜己慢人損物自利一切貪嗔妄見切中隱微士大夫終日儒行者多護己非其自訟之誠或未能逮也雖其深妙之義不出吾教而所行堅忍則有不止於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恐亦未可厚非特中庸所云知者過之耳果能如其推勘私心毫無己見亦何害于人耶世俗崇奉彼教多依于禍福死生之說固鄙陋可嗤若上智不以禍福死生為念者往往亦喜觀之故程朱大儒皆嘗從事惟能透過此關所以為程朱也植翁豈猶未能透過耶乃其大義則皆以吾儒義理折衷彼教溯源指歸一以貫之無深破自來說佛者之謬妄亦足多矣天下道理必窮極研深求其真是膚闇淺說宗爭門而固非即有一毫

未徹亦終信不過所以朱子哭陸子惜其帶去許多骨突道理也㕵生平不奉佛而佛書大槪觀之懼世人怵于禍福死生舍吾儒而從事也故康輶紀行一書以所親歷考証所聞爲天下明切言之俾知詭異之言不足驚異然後反求身心倫理不爲禍福死生所奪正人倫物理所當有事非馳心域外之言也閣下未見全書而疑之不亦宜乎昨以全書稿本寄回植翁見之當有水火相濟之益似不致以水濟水耳且吾之爲此書也更自有義益時至今日海外諸夷侵淩中國甚矣沿海數省旣遭蹂躪大將數出失地喪師卒以千萬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較天主邪敎明禁已久一旦爲所挾而復開其他可駭可恥之事書契以來所未有也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

首日夕積恨思珍滅醜虜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汚穢豈可以身幸不在海隅遂苟且目前爲一身之私計已乎夫海戰之技未有大勝于中國也其情形地勢且犯兵家大忌然而所至望風披靡者何也正由中國書生狃于不勤遠畧海外事勢夷情平日置之不講故一旦海船猝來幾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僨敗至此耳既震其積威復中之以邪教戕何其不胥中國而淪于鬼魅乎自古兵法先審敵情未有知已知彼而不勝瞶瞶從事而不敗者也英吉利佛蘭西米利堅皆在西洋之極去中國五萬里中國地利人事彼日夕探習者已數十年無不知之而吾中國曾無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勝負之數已較然矣澳門夷人至于著書笑中國無人留心海外

宜其輕中國而敢肆猖獗也瑩實痛心故自嘉慶年間購求異域之書究其情事近歲始得其全于海外諸洋有名大國與夫天主教回教佛教一一攷其事實作爲圖說著之于書正告天下欲吾中國童叟皆習見習聞知彼虛實然後徐籌制夷之策是誠喋血飲恨而爲此書冀雪中國之恥重邊海之防免胥淪于鬼蜮豈得已哉來教以爲司馬氏之奇偉第就域內之人事倫理求之非馳心海外及未來之千百年後意若責瑩爲矜奇眩異駭人耳目者嗟呼此浮薄庸妄子所爲耳瑩雖不肖何致淺陋若此哉古今時勢不同當務爲亟今日事勢可憂可懼如此似不宜守拘墟之見猶以覆轍爲美談也嗟呼瑩一生崎嶇挫折不肯趨倚權貴不肯媕阿隨俗當患難出獄之際諸顯要

貴公欲一過其門而不肯往其不通曉世故如此宜所如之不合矣蜀中舊例有大不韙者則罰以藏差瑩徒以不能善事貴公而得是役且一再罰之不已此全蜀之人所共知也沉困阨塞之中鴟不變音老而彌篤作爲是書皆中正平實爲歸初非有怨憤不平如司馬氏之意存誹謗而斤斤以人心世道爲憂皦如白日自謂宜無惡于君子乃閣下不以爲然豈亦閔其困而思救之且以爲處世道當爾耶三復來教敢不以爲韋弦之佩乎丙午大寒日

與王方伯言藏差公費書　丙午十月

非以奉使乍雅領用公費遵例造冊請銷謹聆覆函不勝惶悚似闇昧愚衷事情始末未嘗諒于大憲也伏念再三良用喟歎敬爲憲臺陳之瑩以獲咎之人待罪蜀中固惟

譴責是懼何有寵利之思誠以家無長業服官逾三十年沈淪下吏久之中遭多故顚連尼塞在官十八年耳辛卯至江南連任武進元和二邑代完前篆令斷空疏濬孟此三河大工供應豫陝官兵往來本境又值承辦災漕以草賠官銀數萬淮南監掣三年再護運符兼以稱貸始償逾半臺道六載所償無幾葢海外反側之地兩平丙寇五挫强夷兵事未嘗休息不能顧其私也逮事甫平即爲夷誣蜀此誠不世之遭也而自海外檻車入都七千餘里其困頓顚連之狀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宦海升沈不測雖庸人經涉此險猶將廢然思退矧素淡榮利粗有知識者行年六十尙何戀此區區耶徒以　君恩不可負身累未能

懇劾赴　詔獄仰賴　聖明鑒其無罪復予一官至

償是以忝顏至此甘困辱而不辭也方至成都一無所將
徒手晉謁大憲嘗問憲臺諭曰無妨初見大憲諭奉
上命以直隸知州補用乍雅事入奏猶稱候補同知既乃
改補府屬達州誠不知所由憲台嘗傳節相言面詢願否
瑩對以權衡在上小吏何敢擇官遵循一無異言亦可明
其非不安義命者矣無故降官尚不校量豈爭微利乎爾
胡圖克圖事既不振以兵威又不俯納所言稍壯聲勢欲
徒以口舌空言折服候補小官力何能濟此諸公所共知
也奉檄後入謁節相曰汝素稱能辦大事此小事當不足
辦也我則思之爛熟實無辦法大憲之言如此小吏復何
言乎王椿源之赴乍雅也于公費五千金添委瑞守復于
千二百金及瑩之行僅于千二百金憲臺知其不足告瑞

守使醵二千金爲津貼司庫先假成行俟收集還款迨後
僅收千餘金還庫尙欠千金許瑩事後至本任措還竊念
所予千二百金憲臺已奉院批准及瑩自裏塘回省節相
參摘頂戴使從宣守復往三委員同日稟辭瑩以前領公
費爲言節相日汝所領用可自報銷此宣守丁倅所共聞
又瑩以白憲臺者也是此費准銷又有明諭矣玆聞節相
謂辦理未善前領公費不准報銷惟與丁倅同領之二千
金准各銷一千再三尋繹豈以後案不善耶則固已奏明
非委員辦理不善矣若謂前次折回不善則先旣參摘頂
戴繼復請交部議矣或恐全省事繁節相前言偶忘之耳
誠使瑩稍能籌措何惜此千二百金無如江南頁累甚重
裏塘察木多兩次往返萬里所費不止五千金僅予公費

二千尚不及半現未還憲庫一千及借打箭鑪廳庫除用口外買人貨價又千數百金尚未知所出若更令承繳此費憲台當亦知其不能勝也强使承之恐上納無時又滋罪戾切實陳情伏惟裁察

書上方伯憮然未答以擢撫山西去移交署方伯劉燕亭廉訪查案准銷借款免繳

與馮編修書

硯亭太史仁兄孝履無恙丙午之夏從燕亭廉訪所得前歲訃書知有太宜人之諱以誌銘事屬瑩情詞懇惻不敢辭比使西域甫歸受檄之遂州事方煩冗不及覆頃問少定乃謹撰爲之未識遂可用否承詢尊翁現存家譜似宜有別瑩按古以碑文著人之美示後世者始自蔡邕皆表

于墓道外若墓中有誌則齊王儉云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石誌蓋懼陵谷變遷埋石爲誌隧中俾後人知而改葬之也婦人墓誌始見任昉爲劉先生夫人墓誌第美其相佐夫子不及家世唐張說蘇頲所作尤多杜子美爲萬年縣君杜氏及范陽太君盧氏二墓誌于其世系行事及夫子爵里尤詳皆綴銘辭昌黎集中婦人墓壙之文凡九篇亦詳夫若子本人世姓爵里然大抵皆夫已沒之文未有先夫沒者宜來示有疑題蓋之別也竊推尋禮義喪葬之事有從死者有從生者禮父在子爲母服期此屈于所尊不二之義也蓋服乃生者之事故從生者若葬事則當從死者經文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是也墓誌銘乃葬事宜從死者雖在婦人豈以

夫猶在而厭之哉誌銘之作皆從死者于題蓋何嫌焉此事本非禮經可以比附得之鄙意如此更求明禮者詳之可乎

謝陳子農送重刻遜志齋集書

子農年大兄閣下月十三日奉惠書併遜志齋集新刻如獲珙璧球琳閣下寔跡所在尋求曩哲之遺徽復興前人之嘉績前年成都一談至今耿耿不意冠蓋塵勞中得此芬淑且在同年中也今正友人陳息凡會以此書見貽云閣下重梓板存成都將廣其行已歎君子用心誠不可及又疑善舉如此何以年來通書未嘗道及今果專役遠惠之喜何如也　本朝書籍之盛遠邁前代人才學問文章皆甚盛獨氣節之士靡焉非無人也在上諸公未有能

提倡而振作次在下君子復未能推明而宏宣之也處則埋頭舉業出則馳逐利祿於青紫致通顯而莫究其所由其賢者或以事功學問文章自著于一時若夫忠孝氣節之行罕能卓然自立即有其人而予居塊處方眾怪之且詆笑之未有講明此事者夫天理未嘗不在人心也今欲使此事彰明大昌于天下則莫如舉前代忠孝氣節之人其生平所為文章事業載見書册者重刊而廣布之俾家有其書披覽尋求動其固有之良有志者舉然奮興益堅其志不肖者亦有以生其愧恥而知所自立此其為功于人心世道豈淺鮮哉瑩在江南嘗欲搜求周秦以逮明季忠烈名賢遺集盡刻之為乾坤正氣集已刻左忠毅史忠正二集存其板于吳門旋為英夷事不果癸卯過淮以告

河帥潘公潘公欣然許肩其事堂復薦有名諸生可任訪
抄校刻者七人潘公皆厚幣延訂開局揚州未知今已成
否前歲來蜀見陳息凡刻張南軒文集同論孟講義于綿
竹今又見蜀下刻正學先生此集于成都德之不孤于茲
益信意者氣運其將有開乎　聖主仁明勤政接見大
小臣工寒暑無閒大權不移虛心采納屢容直言敢諫之
士仕宦草澤中復得徧讀此等名教氣節之書必有奮然
感發上報　國家下勵風俗者豈獨予農之喜抑亦天
下之幸也謹申謝弟前使西藏有康輶紀行十六卷頗詳
西域山川疆域與英夷馬頭之在印度與後藏接界者因
作雅前後藏而推及廓爾喀披楞五印度以至佛蘭西英
吉利彌利堅西洋有名諸國因兩朝圖說圖而推及達賴

利瑪班禪額爾德尼黃教紅教以至諸國回教歐邏巴之天主教討其源流支派情形地勢考證而辨明之繪為圖說并雜論古今人物學問文章政治之利病得失孤遠小臣負 國厚恩無能裨益思欲以管窺孔見聊備控馭遐荒及廓俗人心之一助云爾甫寫清本未能付梓儳與時刻成再以奉教

候林制軍書 丁未六月

甲辰之秋有前平遠州李牧赴京過陝曾具一函託鏡源世兄附寄伊犁敬候起居李牧回蜀詢云已確交而不得鏡源覆書未審果入尊覽否乙巳冬在察木多將返聞有京卿內召之 命喜而賦詩嗣後疊聞籌辦黑錯寺蕃功成還撫關中洵慰天下之望今移節滇黔道出成都而

瑩奉職之地僻遠得信最遲不及一謁深爲悵歉然古人
敬受之誠雖千載之後萬里之外如共晨夕不在區區謁
候想亦所深諒也瑩生平走道仕途自由命定而兢兢自
求惟一義字以此內省行止外接事物稍有得力雖艱厄
多端無不自失其性通塞毁譽一切聽之特聘爲江南舊
鼎蜀中新進所甚愧無以償之耳幸官卑事簡稍得以暇
讀書于役兩年成康輶紀行十數卷紀所歷山川風俗人
物雜論古今學術文章政事因諸達賴班禪黃紅教而及
天主教回教之源流是非明辨之以防人心陷溺之漸因
考前後藏而及五印度西域諸國以及西洋英吉利佛蘭
西彌利堅之疆域情事詳著之以備中國撫馭之宜數十
年來所未了然者復因魏默深之書得閱粵中尊譯歐羅

巴人四州志知其大槩惜未見原書未審有刊本可得否
瑩亦有英夷圖書數種苦無翻譯之人徒藏笥中而已安
得善譯者一考校之耶滇蜀皆接藏地藏外即廓夷其部
落東接緬甸西接眦楞眦楞即英夷所得東印度地與後
藏僅隔哲孟雄一部哲孟雄即廓夷屬也眦哲中界一山
頗險阻近爲英所據屯兵其上哲部不敢較英可長驅入
藏矣蜀中英烟最多皆從此入藏而入蜀下長江也上冬
英求通藏市蓋其窺藏之心久矣廓夷本與英有隙欲報
之庚子辛丑閒聞英初擾粤中求　天朝助之兵餉往
攻其巢當時執事者不悉地形兵事拒其所請及英大擾
閩浙江南廓夷乃自乘虛襲之大勝英自閩浙抽兵回救
不及乃以所得于我之物賂之贖所虜掠以和廓夷由此

怨我而驕益形輕慢藉上次貢使不返爲詞本年貢期延不遣使大約瓛中尙費周折耳瑩戢影山城久甘緘默知忠藎之懷下車必勤咨訪滇藏脣齒故敢告以所聞若滇中漢回之事則旌麾所莅必已望風革面悉就撫綏不足重煩大匯畫矣

與朱伯韓書

去歲再得惠書知狀見邸抄知復時有論列聖明非不見知而未轉一科何耶陳頌南竟爲人所累降官南歸誠可惜𧗠爲國家惜非爲頌南也頌南人已自存于世豈在一官之得失哉其所受過乃不知同官有所私未能依例阻止此公過也例得抵銷而竟實降如日月之食于頌南何傷乎嘗歎世人于去就之閒多未深究

其義習見鄙夫貪冒無已之可恥而深羨知足之不辱也于是名利既得即善計自全以云矯末俗遠危害可矣究亦巧于患失耳非古大人之義也仕宦不問是非但計利害充其心將何所不至耶生平頗笑二疏宦成名立四字以爲此老胸中鄙俗而近世達官善爲身家計者輒引以鳴高眾亦從而和之恐古人之義不如是也古人不事王侯始終皆然故爲高尚豈在富貴既得之後乎惟小臣祿薄恩淺進退可以裕如否則不可以負況嘗爲顯官而陽援知足之名陰爲全身之計可乎鑿在京師日頌南見語有勸其蚤退免爲人中傷者余曰知矣而未爲仁君甫言事幾蹈不測幸　聖明特用其言且以爲伉直君臣之義若此奈何爲世俗之計耶頌南深以爲然今日之去可

謂不負心矣閣下以爲何如瑩自察木多回即至蓬州已一年矣蜀固多事猓夷嚙匪深爲民患蓬州尙無之而有城市山林之樂謫官于此亦復何負寒士歸家不過求一山長自養耳此不愈于山長耶惟心有不欲負而力不從心者甚多則無如之何耳亭甫詩文全集鈔猶未竣非三百金不能付梓蓬州何能辦此耶其世兄亦在此云前攜回之五百金已爲債家逼去大半罕有存餘可歎也前爲海秋及亭甫作傳今同近作詩文各鈔一冊在家兄應靑處囑送覽亦可知瑩蜀中情事餘不多及道光丁未八月廿日

再與梅伯言書　丁未八月

入蜀後僅一致書而桐念之情則未嘗一日去懷也著作

文章想見宏富閣下蚤歲志在有爲旣而專功文章情𧴪後巽之往矣今海內茲事舍閣下其誰屬耶然文之至者固皆深明于天人事物之理與夫古今學術人才政治是非得失之故宏通精實蓄之旣深且久然後提要鉤元無所不當此古大家之文所以異於世俗浮淺之作也異之之文精矣而惜其未宏意者其在閣下乎虞伯生宋潛溪雖未及古作者猶能自著一代况不甘爲虞宋者哉瑩於此事未能深用功力固自愧其家學矣蓬州受事經年地僻事簡不啻山居之樂造物于我果何負哉身世所遭則有義命非人所能爲年逾耳順此中甯倘有未豁然者乎聖人云君子不憂不懼又云作易者其有憂患合而觀之可以得其會通矣久別無可言者輒鈔近歲詩及雜文各

一冊由鴈青家兄轉致閣下觀之可知其在蜀情事也閣下在部已久補缺之期當近長安居甚不易秋氣已深伏惟珍重不具

與余小坡言西事書

久不奉書通問而雅度縈懷未嘗時釋也榮篆一年按部廣遠糾察屬吏綏撫民彝必有切時宜而振聾瞶者嘉猷可得聞乎瑩待罪山城循分栽影幸僻陋之區人近質樸尚易爲理得以其暇稍事筆墨康輶紀行一書大爲修整去其煩蕪而增訂後藏外五印度諸國及西洋英吉利彌利堅佛蘭西諸夷地制情形與英廓二夷通接後藏之要隘凡諸國佛教回教天主教源流支派詳考而辨論之復繪圖于卷末盖自古名賢皆恐世主侈情務遠騷中國而

事外夷故深拒夷事不講明成祖宣宗屢使通洋取其圖說藏在職方而世末之見雖有學士通識亦第講求塞下形勢而已今昔不同豈可置之無怪外夷交侵尋相驚畏而莫知所措也此豈深心世務所以撫御遐荒者哉夫今日時勢雖庸人亦知不可有事戎兵矣瑩爲此書蓋惜前人之悞欲吾中國稍習夷事以求撫馭之方耳非侈新異欲貪四夷之功也英夷及西洋人士每笑中國無人留心海外事者其笑固宜有志之士烏可不一雪此言哉然而舉世諱言之一魏默深獨能著書詳求其說已犯諸公之忌瑩以獲咎之人頗不知忌諱邪特不忍自負其心冀中國有人一雪所恥耳閣下其謂之何乍雅梗道有

旨川藏會議大府欲瑩與胡觀察往終其事然藏中來議固

謂內地勿再委員但調諸部夷兵倘喝之復厚備賞物而專以夷目往辦矣以此免行近間英夷求通藏市而廓爾喀復求助餉以擊英夷否則降英蓋二夷已和英夷之披楞與後藏僅隔哲孟雄一小部落哲孟雄者廓夷之屬也英夷窺藏蓄心已久昔吾以廓夷為藩籬今廓夷既有二心而哲孟雄介隔披楞之險阨近又為英夷所據勢可長驅入藏廓夷自知不敵而與連和其為患于藏者不已迫乎腹內亦自不安奈何道路傳聞可駭僻處山城不知近日情事閣下能以所聞見示一二否耶

復卜貞甫書

貞甫足下首夏得去歲九月書暨抄文二首深見賢者之志與所以為人大抵器識卓越論議宏正而忠義之誠溢

于文字之表文亦條暢沉雄彷彿劉子政蘇長公遺意將
來成就甚大不可以文士待足下也所謂人才爲天下之
本廉恥爲人才之本者豈不深中近時之弊哉自古一功
一事足以震動一世不少其人而不可謂之才者由不知
廉恥自持致陷不義得罪于天下良可惜也或有少負俗
累而中年發憤卒能自致非常之節業者亦由廉恥之存
故能終振其材能所濟國家賴之以安天下人心賴之以
定風俗賴之以純即或抱志沒身而其人已自能立于天
地間猶足以風百世此千古人品邪正之所以分世道污
隆治亂之所由辨也足下所學所志豈非豪傑之士乎少
穆先生見書必有刮目于尋常之外者矣僕于古人何敢
妄幾特生平爲人爲文不欲自負其心粗爲有志耳來書

乃以王文成見勖其不使人駭汗耶重承辱愛輒抄近月雜文數首奉寄可略知鄙意之所在不足言文也足下劍氣珠光必不能掩當即脫穎而出異日大攄所抱宏濟艱遠僕老矣猶能拭目于蠶叢巴棘間也丁未重九後五日

復王守靜書

去歲有自常州來者持足下書懇懇諄摯欲得僕一言揚尊甫之盛德將傳諸後愧不能任也久之未復頃復有人以書至重申前請且云尚有一書未達足下所以表揚先人之意篤矣而辭益迫嗟乎僕一遠謫待罪之人耳足下思揚其先宜就顯盛于時者爲之何獨數千里外拳拳於僕哉且有吳仲倫爲之傳李申耆爲之碑朱滄湄爲之銘惲子居爲之書後闡揚備矣於法亦無可更言無已則有

一焉孔子之教人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古之君子皆以門內爲先惟求此心之安不爲驚世絕俗之事以求聞於人也自文章之士每假人以自高其文凡庸言庸行輒厭之爲不足道此文士見耳豈古人所以自爲之意哉尊甫生平行事庶幾父母昆弟無閒言矣或以是爲庸行鄙之烏知孔子所以稱閔子者不過如是哉或又以世嘗業賈爲諱是亦不然賈而賢不更愈于儒而賢乎苟市自爲詩云中夜無妨質鬼神信斯言也儒者之盛奚以加焉此僕之所以欽欽于尊甫也意者其古之人歟既感足下意念之篤讀諸君文又得足下好學爲文越乎流俗之美是不可終無復也請以此言附諸君文後報足下之意道光二十七年冬至後十二日

又與梅伯言書

歲內一書屬陳子農大令攜至京師聞尚未成行想新歲起居定增勝也瑩待罪蓬州本擬三年然後告歸詎藏中有詞辦糧台之請蓋後藏外接披楞即英夷孟加剌之屬部也披楞又名噶里噶達孟加剌又名第里巴察與後藏之阿里皆古東印度地英既占東南中三印度之半思進窺後藏久矣昔賴廓爾喀之小部落哲孟雄大山所阻山極險僅通一羊行近年此山爲英所據開山通道可以長驅入藏又廓夷與英連和心輕中國不肯爲我藩籬藏失其險復無屏翰英遂有通市藏中之謀

朝議已許之使斌少寇出鎭經理藏事少寇請瑩爲助殊不知瑩爲英所深嫉斷不能預和市英必藉口稱丈大臣

以邊事歸罪惟有受誅而已　國家既無毫末之補而徒有大損豈人臣忠於謀國之義哉又無人計此爲上言者少寇已亡大府亦不欲舉此行自念老病陳情開缺回籍即于二月三日卸事矣公私累殊甚設法摒擋未知濟否儻能于川水未盛前登舟何幸如之桐城債負擬鬻薄產以償更於近地覓一書院爲活或可得乎閣下見藏奏狀念甌佈區區不具

復陸次山論文書

來教欲僕爲大集作序意在取義論文循其塗軌以進於成就足下之言美矣顧僕何足以序足下之文哉然不敢負諄諄再三之意無已則以所聞於先正者略言其要可乎夫文無所謂古今也苟其雅馴高潔根柢深厚關世道

而不害人心者爲之可觀可誦則古矣非是而急求華言以悅世人好譽爲之雖工斯不免俗耳唐以前論文之言如曹子桓典論陸士衡文賦虞摯文章流別劉彥和文心雕龍非不精美然取韓昌黎柳子厚李習之諸人論文之言觀之則彼猶俗諦此未易爲淺人道也大抵才學識三者先立其本然後講求于格律聲色神理氣味八者以爲其用而尤以絕嗜欲遣榮利盪滌其心志無一毫世俗之見干乎其中多讀書而久久爲之自有獨得非歲月旦夕所可幾也僕之所聞如是而已近代方望溪最善此事其言以義法爲主雖非文章之極詣然塗軌莫正于此足下天才既美讀書復多循此塗軌求之更進以家惜翁之說必有深得于出入離合之間者矣僕烏足以測其所至哉

易傳曰修辭立其誠書曰辭尙體要詩曰無易由言論語

曰君子一言以爲知是皆論文之要也願深味之異時集

成付刻或即以此書列其首亦無不可者戊申三月

東溟文後集卷之八終